

论古代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的影响

——关于奥西里斯和基督的比较研究

郭丹彤

【提要】 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分别是古代埃及宗教和基督教中的重要神话。它们之间在五个方面具有相似性：两个神话都能够被划分成三个部分或阶段：秩序的创造，英雄的出现和完美秩序的回归；两个神话在秩序创造阶段的内涵是一致的；两个神话的第二阶段具有相似的英雄出现的过程；两个神话的结局部分，也即完美秩序的回归，在其终极理想上具有同一的特征；两个神话基本的寓意是相同的。由于两个神话的可比之处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也无法对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

【关键词】 古代埃及神话 基督神话 奥西里斯 影响

众所周知，古代埃及文明在文字、文学、数学、天文、建筑、绘画、雕刻以及宗教哲学等方面，都曾对西方文明产生过重要影响。目前，在埃及文明在文字诸方面对西方文明的影响上，学界观点趋同；但在宗教方面，学者们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在宗教哲学上完全根植于埃及文明；^①而另一些学者却认为埃及文明的确对希腊文明有过影响，但却并非完全根源于它，西方宗教哲学自有其独立发展的轨迹。^②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在研究埃及对西方宗教哲学影响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作为宗教体系的基础——神话在宗教研究上的重要地位。为此，本文将以埃及宗教和基督教最为重要的两个神话——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的对比研究为切入点，来揭示出埃及文明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西方文明的影响。

奥西里斯神话形成于埃及文明的早期，并一直流传到基督教时代。因此，基督神话受到奥西里斯神话的影响是极有可能的，这一点从两个宗教神话中许多主题的基本含义十分相似上可以看出。为了更好地阐释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在主题上的相似性，我们有必要对这两个神话分别做一简要的介绍。

* 此文为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为05CS001。

① 参见 J. Assmann, *Moses the Egyptian*, London, 1998; M. Bernal, *Black Athena*, 2 volumes, New Jersey, 1987; M. Bernal, *Black Athena Writes Back*, London, 2001; Siegfried Herrman, *Isreal in Egypt*, *Studies in Biblical Theology*, series 27, London, 1973, 2nd. edn.; J. Kamil, *Christianity in the Land of the Pharaohs*, New York, 2002; J.P. Vernant, *The Origins of Greek Thought*, Ithaca, 1962.

② 参见 Mary R. Lefkowitz & Guy MacLean Rogers, *Black Athena Revisited*, Chapel Hill and London, 1996.

一、奥西里斯神话

在古代埃及文献资料方面,尽管金字塔铭文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有关奥西里斯的神话故事,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框架却是由该铭文提供的。在金字塔铭文中,奥西里斯是上下埃及的国王,^①他或被溺死或被敲击而死的死因也被后来的神话故事所采纳。^②而且,在金字塔铭文中,塞特被认为是杀害奥西里斯的凶手。^③该铭文还暗示了奥西里斯复活,伊西斯,作为奥西里斯的姐妹和妻子与其另一个姐妹奈弗提斯寻找奥西里斯的尸体等情节在该铭文中也所有体现。^④荷鲁斯继承其父奥西里斯的王位也是这一文献中十分明确的情节。^⑤

数量众多的棺木铭文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奥西里斯的故事。该文献资料中有关奥西里斯的记述与金字塔铭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是在第 148 号符咒中却有一个图解式的十分生动的有关荷鲁斯出生以及荷鲁斯和塞特之战的情节。在棺木铭文中荷鲁斯与奥西里斯是非常清楚的父子关系,于是我们便得到了一个神系,这是金字塔铭文所没有的。最为重要的是该文献为我们确立了一个神圣的荷鲁斯的形象。^⑥

尽管亡灵书中有大量的有关奥西里斯的故事,但是它却无法满足人们从中找寻到奥西里斯神话发展演变过程的要求。毫无疑问,在该文献中奥西里斯是主角,这是因为奥西里斯在现实生活中有其特有的价值,即死人能够通过与其合二为一而得到复活。^⑦

在埃及文献中有关奥西里斯神话的最完整的版本是刻写在第十八王朝的官员阿蒙摩斯石碑上的奥西里斯赞美诗。现根据这一版本把奥西里斯神话做一简短的介绍。奥西里斯是地神盖博和天神努特的儿子,他的父亲地神把埃及交与他治理,因为他看到了他的能力。于是奥西里斯便成了上下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在整个埃及建立起了玛阿特,即世界的秩序,并在此基础上对埃及进行有效的统治。该铭文省略了有关塞特杀死奥西里斯的情节,这也许是因为该事件的可怕,而使作者不愿把其记述下来。^⑧然而该谋杀事件确乎发生过,因为该赞美诗说,正是伊西斯哀悼奥西里斯的死,并把他的尸块全部找了回来。也正是伊西斯在与他的敌人的对抗中做了他的护卫,她最终使奥西里斯复活,并且还怀上了他的孩子。伊西斯偷偷地把她与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生了下来,并尽心的抚养他。当荷鲁斯长大成人后,在神的帮助下他打败了塞特,把他父亲的王位又夺了回来。

最后一篇有关奥西里斯神话的文献资料是出现于第二十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五世统治时期的荷鲁斯和塞特的故事。^⑨在这篇故事中奥西里斯只被寥寥的提及,因为它主要是记述

① S. A. B. Mercer, *The Pyramid Texts* (简称 PT), 3 vols, Longmans, Green and London, 1952, Utt. 426.

② T. Baly, "A Note on the Origin of Osiris", *Journal of Egyptian* 17 (1931), p. 221.

③ PT, Utt. 477, 478.

④ PT, Utt. 357, 593, 691B.

⑤ PT, Utt. 260.

⑥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I, Warminster, 1973, spells 148.

⑦ R. O. Faulkner, *Book of the Dead*, New York, 1972.

⑧ M. Lit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Berkeley & Los Angeles, 1973—1976, p. 81.

⑨ M. Lit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p. 214.

荷鲁斯和塞特之间的王位之争的。而且由于该故事的浓厚的喜剧特征,使我们无法把其作为重建奥西里斯神话的原始材料。

新王国结束后,又经历了一个十分漫长的时期,直到古典作家普鲁塔克生活的时代,奥西里斯神话的版本才最终定型。普鲁塔克版本包容了几乎所有埃及早期版本的特征,因此它更具有权威性。

根据上述来自埃及的文献资料,结合普鲁塔克的叙述,奥西里斯神话的最完整的版本便可得出:奥西里斯,天神努特和地神盖博的儿子,是埃及宗教九神系中的第三代。在娶了他的姐妹伊西斯为妻后,他接替他的父亲盖博做了埃及的统治者。事实表明他是一个出色的统治者,把文明带到了这个国度,而且还把埃及文明传播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他被称为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塞特,奥西里斯的兄弟,策划了一个反对他的阴谋并淹死了他。伊西斯找到了奥西里斯的尸体,但却被塞特支解成了14块,并散扔到全国各地。伊西斯经过千辛万苦把这些尸块收集到了一起,并在神的帮助下怀上了奥西里斯的孩子。奥西里斯自己在亡灵世界复活,并成为那里的统治者。荷鲁斯,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儿子,为了报杀父之仇,与塞特进行了战斗,并最终打败了他。之后,荷鲁斯成为上下埃及的国王。于是以后的每一位埃及国王都自称为荷鲁斯,借此表明他的统治是从荷鲁斯那里继承下来的。

二、基督神话

与奥西里斯神话相比,有关基督神话的文献资料数量更大,且记载得更清晰。现把有关基督神话的最为重要的资料开列如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用陈述的语气阐述了神话,^①并把神话与基督教的伦理说教结合在一起;而《约翰福音》则更多地把耶稣这个人物神学化,耶稣是由一位永恒世界中的神自生出来的;与福音书一样,《新约全书》的其他章节也包含了许多内容完整的神话,其中最有名的是《腓立比书》(第2章,第6—11段)和《歌罗西书》(第1章,第11—22段)。除《新约全书》外,《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以及早期圣餐教规也包含了一些神话的成份。基督神话根本不需要像奥西里斯神话那样对其进行重建,因为有关这一神话的各种细节都被保留的十分完好。因此,我们根本无需对有关基督神话的文献资料进行细致的介绍。

基督神话的基本框架是这样的。在《约翰福音》中,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存在,正是他创造了世界的秩序。他是上帝,自生于永恒的世界;他给万物以生命。基督神话的这一情节为我们明确了耶稣的本质、来源以及他与宇宙世界的关系。神话的历史部分开始于耶稣肉体的诞生,即他是上帝和圣母玛利亚结合的产物。基督神话又以耶稣受难及死后复活重新开始。耶稣复活后进入天堂,在那里,他的父亲赋予他统治宇宙的权力。

^① 本文中所有关于《圣经》的引文皆出自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出版的《圣经》。

三、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的比较研究

1. 神话的划分

为了方便对两篇神话进行比较,首先我们对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的内容进行划分,现开列如下:

奥西里斯神话

基督神话

第一部分:秩序的创造

盖博的儿子

上帝之子

埃及的统治者/秩序的创造者

秩序的创造者

家族世袭:

家族世袭:

盖博 努特

父亲

奥西里斯——伊西斯

儿子 圣灵

荷鲁斯

第二部分:英雄的出现

奥西里斯被谋杀(秩序的破坏)

人类的罹难(秩序的破坏)

- 英雄之死 恶势力暂时的胜利

- 英雄之死

- 哀悼

- 哀悼

- 埋葬

- 埋葬

- 进入来世

- 进入来世

奥西里斯的复活 恶势力的失败

耶稣的复活

- 荷鲁斯的诞生

- 荷鲁斯战胜塞特

第三部分:结局:完美秩序的回归

奥西里斯 = 永恒世界的统治者

耶稣 = 永恒世界的统治者

荷鲁斯 = 人间的统治者

信仰 = 人类的精神的王国

从上面的列表中我们看到奥西里斯神话中的几乎每一个元素在基督神话中都有对应,甚至故事发生的顺序都是一样的。正如上面所开列的,这两个神话被划分成三个部分。神话的第一部分,秩序的创造,所描绘的不是一系列的行动,而是一种完美状态。在奥西里斯神话中这种完美的状态是通过奥西里斯的王权表现出来的,即奥西里斯是以文明和秩序创造者的形象出现的。另一方面,基督神话中秩序是由基督的诞生表现出来的。两个神话的第二部分英雄的出现是以秩序的混乱开始的。这种混乱或错误不是秩序本身所固有的,而是来自于外部世界。在奥西里斯神话中秩序的混乱表现在奥西里斯死于塞特之手,而在基督神话中这种秩序的混乱则表现在由于亚当和夏娃的违约而导致的人类的罹难。两个神话故事中秩序混乱的结局是一样的,即秩序的毁坏。接下来的第三部分就是被破坏的完美状态的恢复。

接下来我们将对两个神话的主题进行细致的分析。

2. 在秩序的创造上两个神话的相似性

(1) 盖博的儿子/上帝的儿子

在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中我们发现,两个神话的第一个相似点就是奥西里斯和耶稣分别与另外两个神有亲密的血缘关系。尽管奥西里斯在埃及神话和宗教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但其地神盖博之子的身份却是揭示他的神性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神话中正是盖博之子的身份才使他成为国王。然而奥西里斯和盖博的父子关系并不是在埃及宗教神话发展的初期就形成的,在他作为盖博之子之前,他的神性已经有所确立。所以奥西里斯的神圣性决不完全依赖于他同盖博的父子关系。另一方面,耶稣神性则完全依赖于他和上帝的血缘关系。如果没有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只是一个凡人,因此也就没有我们所要讨论的基督神话。《马太福音》曾有过这样一句话,它是彼得在明确耶稣出身时说的一句话:“以撒玛利,上帝之子。”“上帝之子”是耶稣的一个重要称谓,这一称谓使他具有了绝对的神性。

在《新约全书》中关于耶稣神性的证据笔笔皆是。例如,《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17段,《马可福音》中的第1章第11段,以及《路加福音》中的第3章第22段。所有这些使耶稣具有神性的都与耶稣的洗礼有着密切的联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上帝的灵仿佛像鸽子一样降下,落在他身上。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福音书在叙述耶稣改变形象的时候使用了与耶稣受洗时相似的语句:“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那个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太福音》第17章第5段,《马可福音》第9章第7段,《路加福音》第9章第35段)。通过这种仪式,耶稣和上帝的父子关系得以确立。

基督神话最初不仅把耶稣当成上帝之子,他们甚至把他当成上帝本身。《歌罗西书》第1章第15段有这样一段话:“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这段话强调了耶稣的先前性。《腓立比书》的第2章第6段说:“他本有上帝的形象……”。耶稣的神性在《希伯来书》第1章第3段中体现得更加明显:“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约翰福音》第1章第1段则用最简约的语言道出了耶稣的神性本质:“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

以上的引文充分展示了耶稣和上帝的父子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同一性。在埃及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奥西里斯是神,是地神盖博的儿子。由此,我们无需更多的证据来阐释奥西里斯和耶稣具有相同的本质。

现在我们应该把注意力转移到奥西里斯作为“埃及的统治者”,与耶稣的“道”的本质相对应这一主题上来。

(2) 埃及的统治者/道

秩序的创造者/秩序的创造者

从古代埃及神话中我们了解到,奥西里斯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和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第一次接触基督神话我们会认为在这一神话中没有与奥西里斯这一本质相对应的东西。但是我们应该十分清醒地看到,奥西里斯王权的出现时间不应在人类历史的范畴之内,事实上,它是神话时代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把奥西里斯作为国王的时代范畴规定为哲学术语中的永恒。于是,我们便可以把作为埃及国王和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的奥西里斯视为一种模

糊的非历史的人物。

基督神话中的“道”的实际功能也是如此。把耶稣当作“道”的最原始的出处是《约翰福音书》中的前14节。在这里我们看到“道”早已存在于永恒之中,它是创世的工具,是制定秩序的依据和原则,犹太—基督的创世概念就是在“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道还是生命的给予者,这一论断贯穿于《约翰福音书》始终,并在《彼得前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籍着上帝活泼常存的道。”

在奥西里斯神话中也有相似的情况。正如“道”早已存在于永恒之中,奥西里斯也存在于神话的时空区域中。然而奥西里斯与“道”不同之处在于奥西里斯不是创世的工具,但作为文明的创造者,他的确与创世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在耶稣作为生命的给予者上,奥西里斯在两个方面与其有相似之处。第一,众所周知,正是奥西里斯通过让死人与其合而为一的方式,给予死人以生命。第二,古代埃及文献经常强调奥西里斯作为生殖神的本质,并把他与尼罗河和谷物联系在一起。从《奥西里斯颂诗》中我们看到了奥西里斯王权的宇宙性,在所有的描写神是宇宙的统治者的颂诗中,该文献是细节描写最多最成功的一篇。关于奥西里斯王权的宇宙性,该文献是这样写的:“不灭的星辰在他的统治之下,不倦的星辰是他的住所。”^①基督神话也有类似的描述。当伽利利海边的暴风雨因耶稣的神力而平息后,神话这样写道:“所有的人,所有的自然现象,包括风和海啸都必须遵从他的意志。”(《马太福音》第8章第27段)

(3)神系

无论是在奥西里斯神话还是在基督神话中,神话英雄都是以众神中的一员的形象出现的。奥西里斯是地神盖博和天神努特的儿子,与其姐妹结合后生下其子荷鲁斯。于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神系便出现了。而且从盖博和努特以及奥西里斯和伊西斯的结合中我们看到了神强大的生殖功能,这一功能又被奥西里斯与尼罗河的泛滥和谷物的生长之间的密切联系而进一步强化。在奥西里斯神系中我们看到了五位神(如果包括九神系中的其他的四位神,那么就应该是九位神)中,每一位神都是各自独立并各具特性的。与奥西里斯的神系相比,耶稣的神系中缺少充当母亲和妻子的女神。因此,基督神话没有任何性或生殖的因素。但是当基督神话过渡到历史层面上时,女性形象开始出现,这就是圣母玛利亚。然而由于玛利亚始终保持着处女之身,而使该神话没有任何性或生殖的因素。在最初的基督神话中处女玛利亚生育耶稣的情节并没有出现,这一情节首先出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但却缺席于时间较晚的《约翰福音》中。这表明关于圣母玛利亚的故事并没有普遍存在于基督神话中。伴随着基督神话的发展,作为耶稣人性化的切入点,圣母玛利亚生育耶稣的情节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作为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因此而成为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半神。当然,玛利亚的形象没有出现在神话的第一部分中。她是在神话的第二阶段出现的,并随着神话故事的发展进入到第三阶段。于是女性最终完成了进入基督神系的过程。

3. 在英雄的出现上两个神话的相似性

(1)英雄的出现

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的第二部分是以一个历史事件为开端的。奥西里斯神话中的

^① M. Litch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pp. 81—82.

这个事件是奥西里斯被塞特谋杀,而基督神话的这一部分则开始于亚当和夏娃因违背了上帝的意愿而导致了人类的罹难。赛特谋杀奥西里斯的行为和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意愿,这两个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即违背神圣的秩序。伴随着秩序的毁坏,与以奥西里斯统治和以伊甸园为代表的完美的秩序相背离的混乱局面出现了,为了克服这种混乱的局面,恢复以往的完美的秩序,英雄出现了。

两个神话中英雄出现的过程可以被归纳成善与恶的较量,在这次较量中恶势力暂时战胜了善,但善最终却战胜了恶势力。英雄出现的过程可以被分解成五个不同的阶段,这同时适用于奥西里斯神话和基督神话。在神话中这五个事件被列表如下:

事件	奥西里斯	耶稣
①英雄之死	奥西里斯被塞特杀害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②尸体受损	奥西里斯的尸体被塞特支解	耶稣的尸体在被钉死时就已经遭到破坏,后在圣餐活动中被分食
③哀悼	伊西斯和奈弗提斯哀悼奥西里斯	在教堂的礼拜仪式上哀悼死去的耶稣
④埋葬	伊西斯埋葬奥西里斯	耶稣被信徒埋葬
⑤进入阴间	通过奥西里斯	通过耶稣

在基督神话中英雄的出现开始于他肉身的出现。严格地说这不能算英雄出现过程中的一部分,它仅仅是一个途径,通过它英雄得以出现。奥西里斯神话则恰恰相反,荷鲁斯的出生是在奥西里斯死亡和被埋葬之后发生的。尽管这两个神话在英雄出现的时间上截然不同,但就我们进行对比的主题而言,这种时间上的差异并不重要。两个神话中英雄出现的时间是由这两个神话情节发展的需要决定的。

在奥西里斯神话中英雄的出生和英雄的战斗没有出现在人类历史的层面上。他出生在奥西里斯死后,因此他的出生已经揭示了奥西里斯的敌人塞特必将失败,也就是说他的诞生是奥西里斯战胜敌人的征兆。而且奥西里斯的复活和荷鲁斯的诞生是同时发生的,即两个英雄同时诞生。在奥西里斯神话中两个英雄的存在并不矛盾,他们之间具有延续性。事实上,奥西里斯和荷鲁斯是同一英雄形象的两个外在表现。奥西里斯在冥界,荷鲁斯在现世。于是荷鲁斯的诞生便有了两个象征意义:一个象征着神话中关于奥西里斯的描述的终结;另一个则标志着荷鲁斯历史神话的开始,即荷鲁斯与其杀父仇敌塞特之战的开始。

基督神话中的英雄出现在人类的现实世界里,因为他是为了拯救人类的罹难而生的。处女受孕生产这一情节为英雄的出生增加了传奇的色彩,从而揭示出他从一出生就是英雄。在基督神话中英雄的行为是以英雄之死表现出来的,他的死亡直接导致了邪恶势力的暂时胜利,而耶稣的复活则是他最终战胜邪恶的标志。

总之,耶稣和荷鲁斯这两个英雄形象出现过程的相似性,是通过荷鲁斯的出生预示着塞特的失败以及耶稣的复活预示着恶势力撒旦的失败表现出来的。在两个神话中我们发现复活就意味着胜利。

(2) 邪恶势力的失败

在两个神话中英雄的出现最终导致了邪恶势力的失败。在奥西里斯神话中是通过荷鲁

斯的诞生、长大成人,并最后击败塞特表现出来的,在基督神话中则是通过耶稣复活表现出来的。由于在这一方面上两个神话的相似性表现得十分明显,因此根本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论证。在两个神话中邪恶势力失败的标志或象征被表现得非常清晰,即诞生和复活,这两个术语充分体现了生命可以轮回再生的概念,从内在含义上说它们是等同的,是完全可以相互转换的。

4. 完美秩序的回归

在两个神话中完美秩序的回归是英雄出现的最终结果。由于英雄的出现,原初的神圣完美的秩序得以恢复。秩序的恢复是通过王权表现出来的,而在两个神话中王权都有两个表达方式。埃及神话认为奥西里斯的王权存在于永恒世界之中,荷鲁斯的王权则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另一方面,基督神话阐述了耶稣拥有永恒的王权,与此同时现世的秩序,则是由精神来统治。尽管在基督神话中“国王”一词从来没有被应用到精神上,然而耶稣确乎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国王。耶稣和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延续性。耶稣从现世消失后,规范和约束圣徒行为的职能被传递给了无形的精神或信仰。在奥西里斯神话中奥西里斯和荷鲁斯之间也存在着延续性。在棺木铭文的第 148 段中伊西斯阐释了荷鲁斯的作用:“当他在我的腹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把他塑造成神的工作,作为我的儿子,他是九神之首,他将统治这片土地,他将继承盖博的事业,他将成为他父亲的代言人,他将杀死他父亲的敌人塞特。”^①

在这里,荷鲁斯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奥西里斯那里继承过来的。甚至向塞特开战都是他替没有任何行为能力的奥西里斯而做的。基督神话也是这样,统治人们的权力属于耶稣,但却以每个人的精神或信仰表现出来。于是在完美秩序的回归这个部分,两个神话相似的具体表现如下:

盖博——奥西里斯——荷鲁斯
 圣父——耶稣——精神或信仰

5. 两个神话的意义

神话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意义,也就是说神话所表达的某种理念。当我们讨论基督神话和奥西里斯神话的相似性的时候,两个神话所蕴涵的意义已经基本上被表达出来了。简言之,两个神话都表现了好与坏的较量以及前者对后者的胜利,即生最后战胜了邪恶的死亡,尽管死亡依然存在,但却被转化成了再生的力量。^②

埃及神话中奥西里斯是生命的源泉,这犹如基督神话中的耶稣。奥西里斯给予生命的能力来源于他与谷物以及尼罗河的结合,因为谷物和尼罗河是自然界生命轮回的代表。同样,在基督神话中水和面包作为生命的象征是由耶稣给予的。

奥西里斯与尼罗河和谷物等生殖能力很强的事物的结合,强化了奥西里斯作为生命的给予者的宇宙性和世界性,与此同时,奥西里斯与死人的合二为一则揭示了他与每一个个体的结合。伴随着荷鲁斯的出现,奥西里斯的生命的给予者这一能力增强了许多。奥西里斯本身始终具有生殖能力,并始终是另一个世界中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源泉。荷鲁斯则作为政

^① R. O. Faulkner, *The Ancient Egyptian Coffin Texts*, Vol. I, Warminster, 1973, spells 148.

^② M. Litch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Vol. II, p. 214.

治力量——国家的建立者获取了给予生命的能力。也就是说,作为荷鲁斯肉身的法老是秩序玛阿特的维护者,而玛阿特是社会秩序以及生活其中的每个个体得以稳固生存的保障。

在基督神话中耶稣的生命的给予者的能力同样也有所增强。耶稣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给予者,是那些生活在宇宙秩序之中的并参与了仪式活动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给予者。在两个神话体系中个体可以通过某种仪式获得了参与创造新生命的机会。奥西里斯神话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但是基督神话却告诉我们这个仪式就是洗礼。在《新约·提多书》中有“洗礼并使神圣的思想再生”这样一句话,这里宽恕罪恶的概念以及生命的再生得到了强调,而洗礼进一步揭示了每个个体与耶稣合二为一的思想。通过这些仪式,个体被引导去过一种正当和道德的生活。奥西里斯神话同样也具有类似的道德规范,这些道德规范约束每个个体远离罪恶和错误。在两个神话中每个人的现世生活是否道德,是衡量他是否享受永恒幸福的主要条件。在奥西里斯神话中对每个个体的现世生活的评估,是通过其死后众神法庭对其进行审判的方式进行的,在基督神话中也存在着对每个个体的审判,只是这里的审判不是发生在这个个体死后,而是被推迟到世界末日时对世界的最终裁决。于是在两个神话中每个人是通过他对仪式活动的参与以及他在现世生活中的善行来获得最终的幸福,也即死后灵魂进入天堂。

结 论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看到在五个方面基督神话和奥西里斯神话具有可比性。第一,两个神话都能够被划分成三个部分或阶段:秩序的创造,英雄的出现和完美秩序的回归。第二,两个神话在秩序创造阶段的内涵是一致的。第三,两个神话的第二阶段具有相似的英雄出现的过程。第四,两个神话的结局部分,也即完美秩序的回归,在其终极理想上具有同一的特征。第五,两个神话基本的寓意是相同的。

由于两个神话的可比之处是如此之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产生了极其深厚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也无法对埃及神话对基督神话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明确的评估。两个神话系统之间存在的对应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每一种宗教体系都通过它的神话揭示了人类对其最终归宿的探求。^①

(作者郭丹彤,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邮编:130024)

(责任编辑:于 沛)

(责任校对:李桂芝)

^① P. Tillich, *Systematic Theology*, Chicago, 1951—1963, I, Passim.